
明史

明史卷二百六十九　　　　列傳一百二十

胡世寧子繼　李承勛　吳廷舉弟廷弼　梁景行

鄭岳　范輅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除德安府推官時岐王初就國從官多驕世寧頗裁之王不悅世寧曰民高皇帝之民法殿下家法也世寧何敢骫殿下法殃高皇帝民他日復請湖田持不可乃止遷南京刑部主事應詔陳邊備十策復上書極言時政闕失時孝宗已不豫然猶領之再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相友善時稱南都四君子出爲廣西太平知

府地接交趾苗獠雜居性黠輕亂太平知州李濬撓政阻兵數殺掠吏民世寧害撤龍英知州趙元瑤禽之思明叛族黄文昌四世殺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獷不可制副總兵康泰偕世寧入思明執其兄弟三人而泰懼文昌來襲率兵夜遯委世寧空城中危甚賴諸土酋多德世寧相與發兵來援乃得還文昌懼歸所侵地降先是土官承襲長吏率要賄不時奏以故諸酋怨叛世寧令生子即聞之府應世及者年十歲以上朔望或有事謁集皆得趨謁知府父兄有故按籍爲請官於朝土官大悦復以次平羅陽爭立定

茗盈疆建壺關以捍北城費不及民毋喪歸服闌赴京道滄州遇流賊攻城急世寧即馳入城晝防守計賊攻七日夜不能拔引去再知寶慶府岷王多受訟繫人取財乃下教即王有所逮必與其人俱來僞者治之自是府中相戒毋犯鎮守中官王潤有所丐請不應又繫治其從人爲姦利者潤雖内嗛卒不得逞遷江西副使時羣盜猶盛與都御史俞諫定畫征討多所擒滅已從擊王浩八於開化浩八奔裴源與僉事高賓分軍討平之乃以其暇城廣昌南豐新城三縣寇警益稀當是時寧王宸濠驕横有異志遠近咸

知之莫敢言世寧憤甚正德九年三月上疏曰江西之盜勦撫二說相持不決臣愚以爲無難決也已撫者不誅再叛者毋赦初起者亟勦如是而已顧今江西所患不止盜賊寧府數年以來威勢日張不逞之徒羣聚而導以非法上下諸司又承奉大過數假火災奪民壓地採辦擾旁郡蹂籍徧窮鄉臣恐良民不安皆起爲盜臣下畏禍多懷二心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矣望即擇公忠大臣鎮撫勑王止治其國毋撓有司以靖亂源銷意外變章下兵部尚書陸完故黨宸濠言寧王實賢爲宗室望違制擾民必出僞托

但取旨令宸濠聞則大怒列世寧斬罪十偏賂權幸及用事大臣必殺世寧章下都察院時李士實爲右都御史亦宸濠黨也遂與左都御史石玠等言世寧狂率當治而宸濠奏復至指爲妖言乃命錦衣官校逮捕世寧時已還福建按察使取道還里宸濠遂誣世寧爲逃馳使屬浙江巡按御史潘鵬令執送江西於是鵬盡繫世寧家人索之急賴李承勛方爲按察使保護之世寧乃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遂下錦衣獄從獄中三上書言宸濠逆狀甚悉卒不省繫獄歲餘羣小助宸濠者必欲致之死會言官程啟充徐文

華蕭鳴鳳邢寰等交章論救楊一清復以危言動錢寧乃謫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完士實鵬並得罪世寧遂起戍中爲湖廣按察使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道聞世宗即位疏勸修德講學以司馬光仁明武三言進因薦魏校何塘邵銳可爲講官林俊楊一清劉忠林廷玉可任輔弼知府劉蒞徐鈺先爲諫官有直聲宜加擢用時韙其言松潘所部皆熟番後將吏不能制率輸貨以假道番由是益橫殺官軍憚不敢詰即官軍殺番輒坐抵罪世寧疏陳方畧請選將益兵立賞罰格嚴隱匿之禁修烽堠時巡徼以振

兵威通道路詔悉施行又劾副總兵張傑中官趙欽貪虐皆罷去甫兩月召爲吏部右侍郎未上以父憂歸既免喪家居朝廷方議大禮異議者多得罪世寧乃疏言方今急務孝親爲大保民爲本乞早定追崇大禮肆赦羣臣小過使各陳救災弭亂保民之策疏成未即上語稍稍聞京師既有議遷顯陵祔天壽山者世寧極言不可乃并前疏上之帝深嘉歎無何聞廷臣伏闕諫爭有杖死者馳疏言臣向者以仁明武三言進然三者尤以仁爲本明與武所以成其仁者也其在於天仁則生成之德明則日月之臨皆不可

一日而無武則雷霆之威但可一震而已故仁可過
而明不可過明過而察明猶可過而武不可過武過
則殘今廷臣議禮忤旨者陛下赫然示威廷辱之以
箠楚其間有心實忠純體素羸弱者偶斃雷霆之下
得無傷生成之德乎傳之天下書之史册謂鞭撲行
於殿陛刑辱上於士夫非所以光昭聖德也席書以
違禮受知特擢禮部尚書書何假辭避第恐後有援
書爲例夤緣倖進者不可不慎也至若新進英達今
雖一言有合後難保言言之必當舊德老成今雖一
事偶過後未必事事之皆非尤望陛下以三無私之

心照臨於上無分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於中天下幸甚帝雖不能從亦不忤也明年六月召爲兵部左侍郎條戍邊時所見險塞利害二十五事以上又請善保聖躬毋輕餌藥物獻秦誓洪範繫辭節祁爻講義請戒娼嫉操威福愼幾事并乞留中給事中余經遂劾世寧心術奸回啟告密之漸世寧乞罷請下前疏示廷臣不許大禮成進秩一等復陳用人二十事五年工匠趙奎等五十四人以中官張忠請悉授職世寧言官賞過濫不納屢疏引疾舉李承勛何孟春自代乃改南京吏部就遷工部尚書明年召爲左都

御史加太子少保比入朝力辭宮銜許之因請帝虛心待物毋以喜怒爲用舍帝嘉納焉世寧故方嚴及爲都御史務持大體條上憲綱十餘條以清庶獄肅官方而末言近者士習忌刻一遭讒毀則終身廢棄如浙江僉事彭祺治縣稱循良爲御史能守正徒以發一豪俠之罪受謗奪官臣謂諸如此比宜許大臣申理特賜原復帝採其言惟祺事報寢執政請禁私謁世寧曰臣官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由悉其才行若屏絕過從徒采浮言按書考而求激揚之當臣不能也帝以爲然遂弗禁俄復改刑部尚書

每中外上重獄必絜情法不避嫌怨雖奏當成衆知勢不可反世寧亦奮身執議懇惻別白爲帝言之帝常感悟曲聽中官剛聰與漕卒爭道誣漕卒掠所進御服當坐二千人世寧劾其妄請勿窮治已聰舍人訐聰詐坐抵罪帝乃益信世寧王瓊修郤于陳九疇將致之死亦以世寧救得遣戍郎中李文等三人不習刑名恤刑多失出世寧劾罷之自是諸郎無弗飭者時有司奏河清甘露降方告謝齋宿風霾大作世寧乞罷黜以答天變不聽上勤學恤民任官十事七年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再辭不得命則陳兵政

十事曰定武畧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馭土夷足邊儲絶弊源正謬誤惜人才所言多破常格帝優旨褒荅乃拜命時土魯番貢使至乞歸哈密城易降人牙木蘭王瓊欲因以爲功上其事世寧疏言先朝不惜棄大寧交阯何有於哈密况初封忠順爲我外藩而自罕慎以來三爲土魯番所執遂狎與戎比以疲我中國耗財老師轉令戎得挾以邀索臣竊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和順寧順安定三王等耳安定在哈密之内近我甘肅今存亡不可知我一切不問而獨戀戀哈密何也謂宜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

中國使又言牙木蘭本曲先衛人反正歸順非納降
比彼安得索之唐悉恒謀事可鑒也時璁等皆主瓊
議格不用獨留牙木蘭不遣如世寧言居兵部三月
自度不得盡行其志亟稱疾求去帝不許免其朝叅
世寧又上備邊三事固稱疾篤乃聽乘傳歸給廩隸
如制歸數月復起南京兵部尚書固辭不拜九年秋
卒贈少保謚端敏世寧風格峻整居官廉疾惡如讐
而薦達賢士惟恐不及都御史馬昊陳九疇坐累廢
副使施儒楊必進考察被黜御史李潤副使范輅為
時所抑連章薦之與人語吶不出口及具疏援据古

今洞中竅會廷臣皆自以爲不及與李承勛善而持議不苟合承勛欲授隴勝官復芒部故地世寧言勝非隴氏子芒部不當復立議雖不行識者以爲當始以議禮是張璁桂萼璁萼德之欲援以自助而世寧絕不附會論事往往牴牾萼議欲銷兵世寧力折之昌化伯以他姓子冒封下廷議世寧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朝廷萼爲之色變時萼方爲吏部而世寧引疾奏言今天變人窮盜賊滋起咎在吏戶兵三部不得人而兵部所繫尤重請避賢路又以哈密議語侵璁諸大臣皆忌之而天子卒以議禮故始終優禮

不替也子純以父任知肇慶府有才行繼幼不慧不
爲世寧所知世寧在江西出討賊部將入見繼繼爲
指示陳法進退離合甚詳凡三日世寧歸閱大異之
詰之知其故歎曰吾有子不自識何也自是擊賊輒
令繼從與筴方畧世寧十不失三繼十不失一也世
寧方草疏論宸濠繼請曰是且重得禍奈何世寧曰
吾身已許國遑恤其他及世寧下獄繼念其父病死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父田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
巡撫順天有操執爲政不苛承勛其少子也幼精敏
長與兄郎中承恩貢士承顏從兄評事承芳貢士承

箕相師友砥礪行業並有名承勛舉弘治六年進士由太湖知縣遷南京刑部主事歷工部郎中出爲南昌知府時寧王宸濠縱其下爲奸利盜日益多承勛有雄畧當機輙應募驍勇廣詗諜繕壁壘爲戰守計甚備正德六年贛州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攄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又陷瑞州諸道兵多屻縮不敢前獨承勛督民兵進勦數有功明年華林賊殺副使周憲憲軍大潰承勛單騎入憲營衆乃復集都御史陳金即檄承勛討之賊黨王奇來聽撫搜得其東及縱使還奇感泣誓以死報承勛委信之時令

宿帳中奇乃密入砦說降其黨與之期俾從中為應奇還報承勛率所部及田州狼兵五百人銜枚登山奇與數人前導夜三鼓奇拔柵官軍奮前擊之降者亦自內出助鬬賊倉猝求鎧仗不得遂潰斬首千二百有奇明旦搜山谷斬獲如之賊勢大衰已從陳金以大軍入賊渠羅光權胡雪二授首華林賊平鎮守中貴黎安嫉其功誣承勛擅易賊首王浩八獄詞坐下吏大理卿燕忠即訊得白九年舉治行卓異超遷浙江按察使貞憲謹度吏民畏服歷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十五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時邊備久

弛開原尤甚存士馬纔十一二墻堡墩臺頹圮殆盡守將不遠斥堠僅依城塹自守而城外延袤數百里悉爲諸部射獵地承勳至銳意修築疏於朝會世宗立發帑銀四十餘萬兩版築大興又慮諸部來擾命步將四人各將一軍守要害而身負畚鍤先士卒凡爲墻塹各九萬一千四百餘又墩堡百八十有一招逋逃三千二百人開屯田千五百頃又城中固鐵嶺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撫順扼遼東八寇要衝邊防甚固録功進秩一等劾分守中官劉岑貪肆請召還毋遣代又數陳軍民利病值朝政更新疏咸報可

嘉靖二年旱災請賑得帑金三十萬兩軍民胥悅尋以疾歸四年起故官掌南院三遷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條上足兵食八事帝以京營多弊欲振飭之遂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專督團營七年兼掌都察院條上知人四事未幾以疾三疏乞休且陳時務所急謂山西潞城賊以四道之兵十數倍之衆討之而不統於一人故無功宜責鎮巡諸臣協和先謀其可勝而後以兵從之川貴芒部之役措置乖方再勝再叛頃又調永順土兵所過剽刼慘於盜賊中國之民比年苦歲苦兵而復爭蠻夷無用之地

隔之塗炭臣竊哀之宜命伍文定深惟遠慮毋一意用兵豐沛河工二年之內三易大臣費二十餘萬而工不就宜令羣臣知水利者各陳所見俾侍郎潘希曽相度可否詢謀僉同然後興復其尤要者在決壅蔽之患通上下之情願倣唐宋轉對次對故事不時召見大臣咨謀政事天下幸甚帝不聽辭而下其議於所司時四川陝西山西湖廣歲祲詔免田賦承勛言有司例以十月始徵賦今九月矣恐官吏督趣圖乾没宜及其未徵遣官馳詔告以所蠲之數令山陬僻壤無不戶曉有司不能奉宣德意者罪之撫按

失舉奏并坐因免不急之務罷鬻爵之令以回天意帝褒納之京營把總湯清有罪承勛奏奪其職武定侯郭勛爲清求復語侵承勛承勛因上疏求退且言臣任提督而爲把總所評總風絶而爲將帥所攻既辱君恩亦傷憲體矧歲當朝覲臣與有考察之責一武夫不能服何以服天下士大夫心疏上有詔慰留承勛復言勛懐詐面欺臣不能與共處請觧營務專理院事帝慰留如初趣視京營給事中王準等數勛專恣罪請懲創清乃降勅責勛而下清法司按治八年二月兵部尚書胡世寧致仕詔承勛還部代之疏

言朝廷有大政及推舉文武大臣必下廷議甚盛舉也然往往相顧不發拱手傾聽於陛下虛懷博諏之意殊不稱宜及未議前備條所議布告與議者俾先諗其故然後平心商質各盡所懷議苟不合不必強同聽其別奏庶足盡諸臣之見而所議者公帝然其言下詔中餙尋命兼督團營言官攻張璁桂蕚黨并及承勛承勛連章求退因言自先朝權奸迭興紀綱大紊承此圖治爲力甚難而議者忽庚甲先後之戒欲以迫急致之廟堂論事甲可乙否朝令夕更致政令不信於天下此指彼爲流俗彼目此爲更張黨議

一興人懷疑畏恐禍發旦暮間願陛下永苞桑之計立宏遠之規毋專事細圖致傷元氣帝復温旨荅之時中官出鎮者率暴横承勛因諫官李鳳毛等建言先後奏裁二十七人中外大悦又奏革錦衣官五百人監局冐役數千人獨御馬監未汰給事中田秋復條上之承勛因言監所畜馬驢不過千七百餘匹而牧卒至三千七百餘人請先以七百人歸伍馬醫及金鞍諸匠以千計多冗宜留醫百人匠六百人畨休應役餘皆歸伍騰驤四衛詭冐依附最號叢奸請如旗手諸衛制屬臣部考覈彰宫府一體之義制可中

宦言曩時彰義門破也先東市斬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易集隸兵部不便復下部議承勛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奄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禍由王振東市作賊即曹吉祥也帝卒從承勛議歸兵部汰其兵冦犯大同議遣大臣督兵衆推都御史王憲憲不肯行給事中夏言責之且謂承勛曰事果急公當請行承勛唯唯然竟不請於是給事中趙廷瑞並劾之會冦退罷明年春親蚕議興承勛言三代以下非無親耕親蚕者率具文不足道獨漢文帝二年耕籍田賜民田租之半故其時衣食豐殖刑措不用望陛下取

以爲法燕閒之時見幃幄服御之麗即思曰得無有
製錦繡逞淫巧以害女工者乎睹器用車騎之盛即
思曰得無有進珠玉事侈靡以病農功者乎享玉食
之豐則思小民或困於衣食覽讞獄之奏則思愚民
或陷於刑章至於天下之大隙地皆足耕稼道旁咸
可植桑宜勅內外有司召民墾荒寬其租徭招流庸
復業貸以牛種凡裨農桑者無事不行妨耕織者無
害不去則衣食足而禮讓興庶陛下今日復古之意
爲不負也帝稱善十年春大風晝晦帝憂邊事承勛
言去歲冰合賊騎盡入河套延寧固原皆當警備甘

肅軍餉專仰河東宜於蘭州及時糴貯以備緩急業時河西患苦土魯番今亦卜剌又深入兩寇雲擾孤危益甚河套賊出入殺掠並經莊浪急宜繕塞設險斷臂截踵使不得相合兀良哈最近京師不善撫即為門庭寇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興曠日淹時恐釀大患交趾世子流寓老撾異日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留意用人理財早存警備庶邊鄙無虞帝嘉納焉承勛況毅果斷有經濟大略帝方銳意求治所信任自輔臣外獨承勛與胡世寧二人大事輒咨訪二人亦孜孜奉國知無

不言鬱然有時望乃世寧既卒僅半歲承勛亦卒帝深嗟悼贈少保諡康惠彝典外特賜白金綵幣米蔬諸物異數也承勛服官四十年家無餘貲其議大禮與張璁等合故帝始終信任之

吳廷舉字獻臣其先嘉魚人祖戍梧州遂隸戎籍成化末舉進士除順德知縣總督屠滽檄使見與語甚温良久乃言順德有中貴人屬修先祠以煩君廷舉謝曰非明詔不敢役一夫費一錢也滽嗒然意恨之市舶中官出銀市葛意責其贈遺廷舉即市二葛與之曰不可則請還銀且葛非產也中官怒持銀去御

史汪宗器惡之曰彼沾沾抗上官自喜耳會廷舉毀
淫祠二百五十所撤其材作堤葺學宮書院宗器謂
有所侵盜執下獄按會至竹木瑣屑不得間乃慚而
止有鄉大夫二子犯盜廷舉生其少子而榜門辱之
後少子改行泣請曰與其榜門以辱先人不如死廷
舉惻然撤之宗器聞捕其人令自引納賂其人頓首
曰死分也不敢誣廉吏考掠無貳辭爲縣十年濂方
居吏部稍遷成都同知以憂解官起補松江用馬文
升劉大夏薦擢廣東兵備僉事從督府潘蕃討南海
清遠諸盜悉平之正德初遷副使岷府遣使市藥物

横取於民廷舉劾奏之又發總鎮中官潘忠二十罪忠亦訐廷舉他事逮繫詔獄廷舉不勝刑自誣服劉瑾矯詔命荷校十餘日垂死乃得釋戍雁門旋以赦免揚一清薦其才擢江西右叅政督兵討靖安賊不利奪冠服七年敗華林賊於連河還冠服如故尋從陳金大破姚源賊殷重十等其黨王浩八走據裴源復從俞諫破之初賊首胡浩三既撫復叛廷舉輕騎往諭爲所執然不敢害居三月廷舉盡得其要領以計誘之使擕及廷舉得還浩三果殺其兄浩二營中内亂廷舉進兵乘之遂禽浩三會與副使李夢陽不

協奏寧陽侯官因乞休不俟命竟去坐停一歲俸起
廣東右布政使復佐金平府江賊增俸一等十二年
擢右副都御史賑湖廣饑已復出湖南定諸夷疆地
時寧王宸濠逆頗有端疏陳江西軍政六事爲豫防
計世宗立召爲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上疏自劾言
先帝末年逆臣錢寧江彬亂政臣於時爲都御史職
在糾彈曾無一言陸完在吏部傾心張銳王瓊在兵
部諂事錢寧百僚遷除亡不用賄臣耳聞之又無一
言致仕少師梁儲臣微時故交從先帝南巡遍欲請
御寶以行自北抵南未見迴鑾之請少傅蔣冕臣與

同籍交好見國事日非既不能引裾以諫及微言不聽又不肯掛冠而行其於輔相之道甚不稱臣思古人於朋交有過必諫而臣括囊自保曾無規切是臣於君臣朋友之際無一可者臣所謂不職非飾詞也乞從罷黜以儆幸位不許冕亦求罷帝溫旨慰諭之冕復言臣與廷舉交好四十年前臣扈駕南巡廷舉數抵臣書語多獎借不圖今日有此詆訐使臣不早掛冠何以謝良友帝亦頗不直廷舉謫爲南京工部冕固請留之不聽嘉靖元年廷舉復乞休勸帝勤學修政親賢遠奸日覽大學衍義以資鑑戒疏再上優

詔勉留明年以災異復自劾求罷且言古帝王遇災
修德兼免大臣令兩京卿寺三年間被劾數四者宜
悉令致仕仍望陛下日親師保訪九卿進儒臣繹經
史覽章奏去讒遠色屏斥佛老早擇宗室承興國之
祧其戚畹之橫賞宮寺之濫恩具與追奪所謂應天
以實者庶幾在此因上其部興革十二事詔悉施行
尋改南京戶部其冬還右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折
豪強植貧弱禁私驛罷濫供吳民畏而德之長洲知
縣郭波以事挫織造中貴張志聰志聰怒伺波出擁
徒十百人執波倒曳之車後典史蕭景騰方操兵教

場急率兵大呼救波扼志聰吭落其帽百姓盡登屋飛瓦下擊志聰及其黨始散去遂誣波毆勳使波及景腆俱被徵罪且不測廷舉具言志聰貪黷狀白波等無罪帝乃降波五級謫景腆遠方志聰亦召還三年以大禮議未定請如洪武中修孝慈錄故事令兩京部寺臺省及天下督撫各條所見并詢家居老臣刻日劾奏俾二三大臣入對便殿采而行之彙爲一書以詔後世時已定稱本生考給事中張原劾廷舉首鼠兩端陰附異論劉祺復劾廷舉欺罔九罪不報明年仁壽宮災復上疏陳時政謂宜省躬思愆凜漸

不克終之戒敬大臣容直言約束勲戚放出宮女毋
廢於學毋倦於勤毋壅蔽於左右報聞尋改南京工
部尚書辭不拜稱疾乞休帝慰留已復辭且引白居
易詩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閒人張詠詩幸
得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之句語多諷諭中
復用嗚呼字帝怒以廷舉怨望侮慢無人臣禮勒致
仕廷舉面如削瓜衣敝帶穿不事藻飾而神采英毅
言行必自信人莫能奪初在太學時兄事南城羅玘
玘病痢僕又死自爲煮藥餌飲之負以如廁一晝夜
數十反玘既瘥與廷舉同成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年

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獻臣生我也好薛瑄胡居仁學集其要語以傳慕陳獻章尊事之順德梁景行獻章弟子也有賢行廷舉與之善後由鄉舉爲崇明知縣多異政家居久不出廷舉再薦於朝終壽府長史宦雖不達而風操與廷舉埒世稱兩人善交廷舉家貧所居湫隘亡郭外田丘墓所寄繞十餘畝而有書至萬卷及卒總督姚鏌爲庀其喪隆慶中追謚清惠弟廷弼舉於鄉亦厲操行廷舉被徵追與俱及下獄禁弗通飲食廷弼竊饋餉之廷舉荷校吏部前廷弼臥其械下刑部主事宿進見之歎曰脫兩人死我

何用生爲奏記張綵得釋時人嗟稱焉

鄭岳字汝華莆田人弘治六年進士爲戸部主事改刑部十二年岳同官董天錫偕錦衣千戸張福決囚争坐錦衣帥爲之言福遂坐天錫上岳言錦衣兵部轄也主事部屬千戸衛屬令列其上不可且紛更之事適者非一如糾劾非鎮監之職而董讓行之太常本禮部所統而崔志端專之雖陛下已知其妄然猶不寘於理此所以臣下效尤卒無忌憚也疏入忤旨逮繫詔獄戸部尚書周經侍郎許進等論救不聽都御史閔珪當岳贖杖還職從之尋進員外郎明年侍

郎進禦寇大同無功廷議欲代之更出京軍起廢帥趙杲岳言進不可代杲不可用京軍不可出不報已遷湖廣僉事歸宗蕃侵地於民治施州夷民相讐殺者禽數人餘罷弗問索土官私鑄僞印及掠賣男女百餘人皆獲之荆岳饑勸富民出粟弛河泊之禁屬縣粮當輸遠衛者給以直乃倍得米賑濟正德初擢廣西副使土官岑猛當徙福建而猛據田州不肯徙岳往撫之許爲奏改近地猛乃悔罪請自効尋改廣東遷江西按察使以執法爲寧王宸濠所惡及就遷左右布政使益與宸濠左宸濠奪民田億萬計民立

砦自保宸濠欲兵之岳持不可宸濠愈怒會副使李
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相訐岳承檄按之夢陽遂
執岳親信吏使言岳子法交通納賄宸濠因助夢陽
奏其事因法掠治不已自定爰書授二司遂以兵圍
岳署悉捕治其家人給事中王爌等交章訟岳寃言
江西盜賊縱橫而諸臣競逞私憤請遣大臣往勘巡
撫任漢亦言御史李仲藪訊不實帝乃遣大理卿燕
忠會紀功給事中黎奭按問宸濠復質連證者家以
刼之岳曰奈何以下官禍多人乎遂誣伏奪官爲民
十四年宸濠叛中外交薦起四川布政使以憂不赴

世宗初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歲饑發廩賑貸奏
以公帑銀十二萬兩代民輸京師民深德之甫兩月
召爲大理卿帝推迎立功欲封閣臣爲伯岳遺書辭
冕請勿受嘉靖元年冬上言內臣賈全等侵蝕倉庫
宜正刑章乃特蒙曲免將使左右效尤恣意侵盜害
何可言近如陵戶杜文舉等輒以內臣奏請事從中
決部臣執奏天聽莫回其他下司禮處分者甚衆夫
法者天下之公也事干貴近輒有軒輕是法不信於
天下也古人有言法行自近又曰宮中府中合爲一
體乞自今內臣有犯悉聽部院問理庶昭平明之治

帝不能從明年四月岳以帝數不豫上言陛下春秋方盛宜遵聖祖寡欲勤政之訓宮寢有制進御以時退朝之後即御文華裁決章奏日暮還宮不惟修身立政亦以養壽命之源帝報聞出按甘肅亂卒事總兵官李隆等皆伏罪還朝以災異陳刑獄失平八事尋遷兵部右侍郎時大禮未定岳言若以兩考為嫌第稱孝宗廟號毋稱伯考以稍存正統大學士石珤請從之帝切責珤奪岳俸兩月轉左侍郎山海關故不征稅岳請罷弗許大同軍亂岳建議止誅首惡者事已定而侍郎胡瓚陳兵恐之乃復叛瓚懼遷班師

以功閹中官子弟從者皆得敘岳方署部事執不可中官崔文有寵欲用其兄子爲副將岳又持之由是左右皆怨四年六月寧夏總兵官种勛行賄京師偵事者獲其牘無岳名而御史聶豹以風聞論列岳自白因乞休去

范輅字以載桂陽人正德六年進士授行人十年除南京御史時武宗久無子輅率同官上言宋臣范鎮謂置諫官爲宗社計臣等諫官也不以宗社至計告其君是愛死嗜利之臣矣陛下嗣大曆服已踰十載日馳騁於騎射服習於戎陳前星未耀而深宮不御

孤立之勢可爲寒心陛下苟爲宗廟社稷計莫如擇宗室之賢者育之宮中俟有嫡嗣遣歸藩府昔宋仁宗未有繼嗣韓琦進孔光傳以勸曰成帝中主尚能立弟之子况陛下乎仁宗納其言儲位遂定願以仁宗爲法斷自聖衷早定至計不報輅先後劾江西鎮守中官黎安南京守備中官劉瑯南京大理卿任漢罪發衛帥簡文王忠暴横狀又論馬姬已有娠不當入宮語皆切直明年清軍江西寧王宸濠寵伶人秦榮僭儗如王者輅劾治之又論中官畢真前黨附劉瑾奉使山東淮南科斂民財數十萬瑾敗更營廣東

市舶及山東鎮守貪橫如初今在江西威福自恣人人惴恐跡真所爲視瑾尤甚及今不爲之所必爲他日隱憂因條其貪虐十五事真多内援留疏不下是時宸濠驕橫令諸司以朝服見輅不可抗章言髙帝定制王府屬僚悉稱官其後始稱臣餘文武及京官出使者則稱官而出使者相見以便服今天下王府制未畫一臣以爲尊無二上凡不稱臣者皆不宜具朝服以嚴大防甫下禮官議宸濠遄馳疏争之禮官不敢决詔廷議始請如輅言宸濠自是怨輅而真銜之尤甚會輅乘轎過真真奪其轎并摭他事誣奏遂

逮下詔獄南京御史曹鏜等救之不聽值武宗巡幸
海繫經年至十四年四月竟謫龍川宣撫司經歷未
幾宸濠及真謀逆誅御史謝源伍希儒等交章請召
輅世宗初復故官俄遷福建僉事居數月轉江西副
使有政績嘉靖初致仕歸用尚書胡世寧薦起密雲
兵備副使討礦賊有功歷浙江福建左右布政使卒
官

論曰宸濠之變世寧首伐逆謀身瀕死矣三上書不
見省僅而得免承勛廷舉以才略見憚岳輅守正至
陷於刑辱諸臣効曲突之謀朝右成履霜之漸誰階

之厲貽患東南則陸完諸人之罪其可逃乎且世寧之欲棄哈密專守河西承勛請毋用兵芒部老成謀國尤非僅功名之士所能幾及者哉

明史卷二百七十

列傳一百二十一

廖紀　高友璣　錢如京 劉訒　楊志學

周期雍　顧應祥　張潤

王杲 王暐　潘潢 族父鑑　孫應奎 孫應奎

方鈍　吳山　賈應春

鄭曉 子履淳　趙炳然

廖紀字時陳東光人舉弘治三年進士久之謁選吏部尚書屠滽器之用爲考功主事累遷文選郎中正德中歷工部右侍郎提督易州山廠廠故有羨金主者多私之紀獨籍於官遷吏部左右侍郎世宗立拜

南京吏部尚書踰年調兵部叅贊機務被論解職嘉靖三年大禮議既定吏部尚書楊旦赴召道劾張璁桂萼奸邪璁萼惡之其黨陳洸遂劾旦而薦紀帝即罷旦以紀代之紀疏辭言臣年已七十精力不如喬宇聰明不如楊旦二臣且去臣何敢居此帝優詔不許時宇旦方爲帝所惡而紀顧稱之時論以此多紀紀雖由璁等引用未嘗不孤行其意明年光祿署丞何淵請建世室祀獻帝下廷議紀等執不可帝弗從紀抗章曰人子之孝其親心無窮也分有限也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非所以爲孝如淵之言

是獻帝昔北面於外藩今並躋於列祖千君臣之分亂昭穆之倫蔑祖宗之制所謂不得爲而爲者也臣謹昧死請罷勿議帝不納會廷臣多爭者議竟寢已陳正士風重守令惜人材三事其言惜人材謂正德之季宗社幾危幸賴大小諸臣夾輔匡救今議者但知平定逆藩之功而不知保護京師之力自陛下繼統以來老成接踵而去新進連茹而登以出位喜事爲賢以凌分犯禮爲貴數年之間人才漸不足用臣待罪銓衡心切憂懼望陛下思養才之難用才之急於昔年致仕大臣念其保護之勳量行召用其他降

職除名遣戍者咸與維新使得以才自效實今日急務也疏入帝但納其前二事而已三邊總督楊一清召還內閣璁等欲起王瓊代之紀則推彭澤王守仁帝不允復以鄧璋王憲名上帝竟用憲紀言臣爲邊方計所推皆一時人望而禮部尚書席書謂臣內順相君外制臺諫書爲此言必有所主夫推用人才臣部職也今舉朝所不敢言不敢爲者書率攘臂言之爲之其才過臣遠甚請罷臣而用書毋使爲所齮齕帝慰諭之五年正月御史張袞喻茂堅朱實昌以世廟禮成請宥議禮得罪諸臣璁等亦以爲請章俱下

吏部於是紀等列上四十七人而帝卒報罷御史魏有本以劾郭勛救馬永謫官給事中沈漢等交章論救帝俱不聽紀從容爲言且薦永及楊銳可用帝納之有本得無謫紀爲人端亮謹朴淡於世味恒以簡籍自娱初在南都持議頗與璁蕚合坐是劾罷故璁蕚引爲同心冀其助已而紀自以先達不肯附麗往往與牴牾以是諸新貴亦不喜之紀以年老數稱病乞歸帝輙慰留六年請益力乃許先是獻皇實録成加太子太保至是進少保賜勅乘傳夫廩視故事有加卒贈太保謚僖靖

高友璣字肅政樂清人弘治三年進士由南京刑部主事歷九江知府治蹟爲江西冠正德初田州土知府岑猛以罪廢改置流官以命謝瑚瑚憚不赴被徵所司議擇才吏往適友璣考績至京遂命爲廣西右叅政知田州事至則開示順逆待以誠爲設科條建學校平徭賦四境寧謐始猛入謁必擁兵自衛既乃釋去受約束惟謹後朝議復猛官召友璣還會權倖有不悅者復以知府調衛輝歷遷陝西右布政使友璣練達政體剸決如流所至稱治八年正月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甫涖鎮賊大舉入犯南攻朔州

圍馬邑總兵官葉椿遣將四出邀擊賊乃退五月復數萬騎分九道入縱橫七日殺居民三千餘人掠孳畜數萬友璣拊循創殘蒐討軍實瘡痍復起坐失事貶湖廣副使嘉靖初歷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揚諸府鹽徒多爲盜捕誅其渠魁豐沛大水民饑力請寬恤郵傳冗費暨漕務宿弊釐革爲多遷南京工部尚書七年冬召拜刑部尚書甫三月坐金輅獄罷歸語詳許瓚傳友璣當官有器局里居十八年蕭然若寒素中外數推薦竟不起卒贈太子少保謚襄簡友璣之後爲刑部可稱者有錢如京劉訒如京桐

城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歷知青田定海二縣徵授御史正德中清軍江西屬府粟當輸南京者有司懼督責虐文報竣後歲荒除逋租不在蠲數民困益甚如京奏其狀乃詔免徵改按畿輔后父慶陽伯夏儒乞清河地三千三百頃民以失業競愬闕下詔中官張淮侍郎王瓊往按不爲辨民復走愬詔如京再勘之如遼言清河止德府退地七百頃足以畀儒他皆民産不當奪且縣賦歲止千餘石而歲曉家徵銀乃至萬有餘兩重困民力崇殖私門倘民窮生變亦豈戚里之福帝竟不許十一年詔遣中貴史宣崔通織造

南方劉允迎佛烏斯藏如京偕同官力諫不納歷太僕卿嘉靖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累遷南京戶部尚書三載考績留掌刑部九廟災軍民入運瓦礫得金銀煨燼中緝獲下吏郎官懼失帝意坐以盜內府物如京不可悉予輕比決歲引疾去亦以端操稱於鄉卒贈太子少保詔鄢陵人父璟刑部尚書詔舉正德十年進士爲寧國推官攝蕪湖事武宗南巡中貴索賄不得執繫詔獄世宗立復官尋擢御史先是登極詔書汰冒濫軍官至三千餘人後多貪緣奏復於是怨者不已嘉靖六年詔詔偕給事中程輅兵

部主事周易再覈之詖等推較留當存者數百人餘並汰去想者遂絕還南京通政叅議歷南京刑部尚書二十八年召改北部初帝幸承天河南巡撫胡纘宗嘗以事笞陽武知縣王聯巡按御史陶欽夔旋劾其貪汙罷之聯河間人素兇狡至是益淫暴嘗毆辱其父良良訴之御史閻隣論死久之以良請出獄復坐殺人聯求解百方不得後知帝喜告訐乃摭纘宗迎駕詩有云穆王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指爲謗詛且言纘宗託已刊布不從故屬欽夔論黜羅織成大辟凡生平所不悅若副都御史劉隅給事中

鮑道明御史胡植馮章張治參議朱鴻漸知府項喬賈應春等百十人悉搆入之候長至日令其子詐為常朝官闌入闕門於班行中聲冤帝大怒立遣官捕纘宗等下獄命詡會法司嚴訊詡等盡得其誣罔仍坐聯死當其子詐冒朝官律斬而為纘宗等乞宥帝既從法司奏坐聯父子磔然謂纘宗刋詩不能無罪民又摘奏中語頗有詰讓下禮部都察院參議嚴嵩為之辭乃杖纘宗四十與詡俱除名法司正貳停半歲俸而郎官承問者下詔獄嵩以對制平獄有功令兼支大學士俸嵩辭乃允時帝以喜怒為生殺每遇

大獄法官率首鼠兩端甚至骫法狗上意稍有執正譴責隨之以故刑獄多失平訊於是獄獨能持法身雖黜而天下稱之

楊志學字遜夫徐人弘治六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督餉宣府志學有材智愛士卒粟賤給以銀貴仍給粟爲搶上法令商人以芻粟入倉爲中鹽先後弛豪猾不能越商便之邊儲頗充遷萊州知府歲饑開倉賑貸大旱禱於海神徒步往返數十里大雨隨降民歌頌之爲河南左參政會河北久不雨條上救荒十二事彰德諸府免運糧當徵者二十萬石志學

承候報下令傳之驛傳舊以二戶供一役民多破家
志學令一大戶佐以四中戶民咸感悅正德十三年
超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時帝數往幸江彬等恣
徵索橫甚志學皆取辦公帑不爲民累又能得士卒
心有邊警輒致死力邊境寧謐世宗嗣位疏言代府
宗支繁衍歲祿不繼請官鋪銀二萬餘兩及河東餘
鹽銀濟之報可時仍歲告饑志學再請發帑賑救又
奏增軍士月糧折色以故宣府同時遭災士卒至鼓
譟乞餉而大同晏然帝即位恩例賞邊軍銀人二兩
狀同有卒丑千五百人以非常操軍不與志學言此

卒分番徵探勞苦與掾軍等乞領賞如例遂得半給居五年邊人愛之若慈母以疾累乞罷並慰留就進右副都御史最後總督侍郎孟鳳代爲請乃得允家居久之廷臣屢薦至嘉靖十年始以故官撫寧夏寧夏要害地曰花馬池總制楊一清王瓊始築牆守之然牆卑薄寇輒毀之以入又多沙磧隨築隨圮志學疏於朝築而增高者三之一增厚者四之一凡三百餘里增置敵臺二百餘墩鋪七百餘沙圮者即堅土改築之凡五十餘里工成邊備益固寇嘗掠西海過寧夏境志學議調兵禦之總兵官周尚文不從志學

疏劾尚文罷其職召爲刑部右侍郎未行會吉囊入
寇戰於柳門敗之又追敗之蜂窩山斬首百四十級
被傷及墜河死者無筭捷聞賜金綺尋進左侍郎十
七年拜工部尚書俄調刑部明年帝南巡志學疏諫
不聽扈從還京六月雷震奉先殿偕諸大臣自陳乞
罷詔許致仕志學練時務所施設皆得宜其撫兩鎮
皆推行搶上法如宣府時兩鎮遂有餘積大同有奸
商礽以中鹽冐引没貲於官賄江彬矯詔償其直志
學不可偵戶部觧銀至預與軍爲期日餉至商環集
以請志學曰已與軍約不可奪也卒弗與歷官五十

年謗議不及一時稱能臣卒贈太子太保謚康惠子守議自有傳

周期雍字汝和江西寧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南京御史劉瑾既誅悉起諸爲瑾斥罷者用之而給事中李光翰任惠徐蕃牧相徐暹趙士賢御史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葛浩姚學禮張鳴鳳王良臣徐鈺趙佑楊璋朱廷聲劉玉部郎李夢陽王綸孫磐等以劾羣奄故未得錄期雍偕同官王佩力請遂皆召用兵部尚書王敞本庸才以附瑾得進期雍請斥之焦芳劉宇助瑾爲虐黜罰不及劉大夏韓文楊守隨林瀚

張敷華守正被陷未蒙湔雪期雍皆極論陳金討江西賊縱苗兵殺掠期雍發其狀彈清軍廣東劾鎮守武定侯郭勛金與勛皆被責出為福建僉事寧庶人反簡銳卒數千赴討會賊平乃還嘉靖初為浙江叅議討平溫處礦盜予一子官再遷湖廣按察使九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先是薊州密雲關堡數十以避寇警盡移入內地賊騎益得長驅期雍悉修復之數列上便宜入為大理卿時兩京法司問囚或不送大理覆讞即大理所駁還或故淹延致囚瘐死期雍並請旨釐正歷刑部左右侍郎右都御史十八年

拜刑部尚書其秋大計京官言官劾期雍嘗納賄吏部白其誣有詔戒諭言官時郭勛益用事欲修郤明年風霾因勸帝罷免大臣期雍遂去位辭朝猶疏四事請帝條天和養儲貳任忠良防欺蔽家居十年卒

顏應祥字禎賢長興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授饒州推官吏以其年少易之及見應祥剖決精敏乃讋服不敢肆姚源洞賊執樂平知縣汪和應祥單騎扣其壘諭以禍福和得釋還用治行徵以年不及格不得為給事御史僅調錦衣衛經歷時錢寧掌衛事干謁者雲集應祥獨不附出為廣東僉事饒平有巨寇協部

御史陳金討敗之進秩一等遷副使分巡南昌時宸濠初平應祥撫循瘡痍民賴蘇息歷山東按察使疏陳愼謫戍戒酷刑杜株累嚴軍政四事悉報可俄就遷右布政使九年冬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昆陽新興賊作亂與巡按御史毛鳳韶等討平之居三年所規畫便宜凡二十餘疏雲南人深德之聞母喪不俟代竟歸尋知非制復馳還爲巡按御史楊東所劾落職候勘應祥遂劾東行事乖方滇南十餘府巡歷僅五之一以無罪箠死屬吏二人日與叅政楊濂等置酒高會而按察使蔣彬卑謟尤甚叅議華金等

遠事叅謁騷擾道途宜並罪於是東彬亦落職降濂等五人秩而金等五人按臣逮問應祥一疏而去監司幾盡時論亦以爲過家居十五年廷臣言應祥以毋故獲譴過薄乃以故官再撫雲南遷南京兵部右侍郎二十九年召拜刑部尚書大學士嚴嵩應祥同年生也以尚書之召爲已德而應祥無所私厚嵩不悦明年京察嵩風言官拾遺遂謫南京刑部當報因比至踰冬至二日應祥以得旨在先竟决之爲給事中賀涇等所論遂罷歸應祥聰敏多才藝所至有能聲故蹶而復起終致高位於書無不窺尤精九章勾

股法卒年八十三贈太子少保
張潤字汝霖臨汾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宜陽知縣
正德二年徵授刑科給事中劉瑾稽覈邊餉命潤往
甘肅潤不敢逆瑾意還奏前巡撫侯瓚以下三十餘
人並虧損芻粟詔罰米輸塞下有差尋遷禮科右給
事中河南巡按御史趙斌已代還而勘合未完潤以
專職不摘發與同官四人各杖二十瑾誅偕六科諸
臣疏劾瑾黨遺奸尚書則畢亨洪鐘紫昇劉纓劉璟
侍郎則李瀚晏昂陸完崔巖張志淳李遜學都御史
則文貴張襜林廷選大理卿則張綸府尹則陳良器

祭酒則王雲鳳卿佐則楊廷儀張龍張禬蔡中孚吳
世忠屈銓給事中則段豸御史則崔哲李紀周霖咸
請治罪於是罷黜者十二人再遷戶科都給事中瑾
嘗增遼東諸衛屯田粮額潤以爲言得還其故畿輔
及山東河南江西四川州縣皆爲賊所殘潤請發帑
遣大臣賑恤已奏四方用兵公私交困而盜賊縱橫
未已自督撫以下皆宜行罰又因歲旱請嚴禁有司
無名科歛皆議行擢順天府丞十三年以右僉都御
史巡撫順天黜貪殘拯彫敝條上軍民疾苦十餘事
政甚有聲遭艱歸世宗即位起撫寧夏屬衛屯田有

毋於河者奏蠲其租斥鹵地舊徵米斗二升亦如請寬減嘉靖二年召理院事尋進左副都御史新會賊攻剽城邑殺掠人口千計按察使周宣止劾百戶吳良輔潤上言良輔誠宜罪但上有監司將領次有府縣衛所今悉置不問而獨罪一百戶豈朝廷設官意哉帝然之命俱按問六年坐李福達獄落職歸廷臣屢薦率報罷十八年起故官俄遷兵部右侍郎居數月調戶部督倉場明年代蔣瑤為工部尚書時工役繁興度支告匱乃奏言內工如一號諸殿外工如諸陵壽宮沙河橋工宜次第告竣其西苑仁壽宮及鼓

摟六聖碑亭乞暫停罷曩四郊所費僅四十六萬慈寧宮四十萬今慈慶宮費至七十一萬一號殿亦至七十六萬費已增矣而工猶未畢乞勅內外官加意樽節帝從其議惟西苑仁壽宮仍趣速成再遭喪服除起南京吏部尚書居數年考績赴闕適遷戶部尚書仍督倉場遂懇乞致仕歸潤爲人有器度鄉居恭讓好禮後進士以爲模楷焉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謚恭肅

王杲字景初汶上人正德九年進士授臨汾知縣擢御史巡視陝西茶馬武宗遣中官分守蘭靖二州杲

上言窮邊饑歲不宜額外設官爲民累不報世宗即位疏劾陝西總兵官趙文黨附江彬又與司禮魏彬結爲姻婭納賄邀功罪惡顯暴今江彬已伏誅文與魏彬不宜獨免乃逮治文悉報可嘉靖三年帝將遣中官督織造於蘇杭杲抗疏極諫不納久之擢太僕少卿改大理再遷左副都御史進戶部右侍郎十八年河南大饑命杲往賑杲言救荒當如救焚今殣死已十餘萬孑遺之民旦夕待哺河南倉庫所在皆虛若待至彼而後請給民死者又不知凡幾矣宜發帑金賑貸便詔齎臨清倉銀五萬兩以行杲既至復言

饑民日益乞更發十五萬兩帝如數予之㬎於是盡心賑恤所全活不可勝計事竣拜銀幣之賜尋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故事繕治運艘率軍三民七至是總兵官顧寰以軍民困敝請發兩淮餘鹽銀七十萬戶部尚書李如圭執不可㬎疏請改折兩年漕運十之三以所省轉輸費治運艘勿重困軍民帝報可踰年遂入爲戶部尚書后父安平侯方銳奏乞張家莊馬房地㬎言此地二千餘頃正供所出不可許宜以大慈恩寺入官地二十頃予之帝從其議是時國儲告匱而諸邊請增餉者無虛月四方又多以水旱告

給事中李文進請勑廷臣議所以廣儲蓄者杲條列九事以獻已又上制財用十事帝咸納之舊制歲漕四百萬石杲以倉粟有餘而用度不足凡遇奏報災傷率從改折以便民一日帝見改折者過半大驚以詰戶部杲等引罪勑自今務遵祖制毋輕變杲歷官淸謹及掌邦計夙夜在公事無不辦帝亦深倚之後有詔買龍涎香杲久不進帝以此不悅最後給事中馬錫劾杲及巡倉御史艾朴受兩淮運司鮮官賄屬管庫員外郞余善繼收納僞銀帝怒遂下杲朴詔獄杲疏辯不納給事中厲汝進復言總督倉場尚書王

暭亦受請寄并下詔獄杲朴遣戍暭斥爲民杲竟卒於雷州戍所隆慶初給事中辛自修等訟杲寃詔復官賜祭葬贈太子太保暭句容人正德九年進士以吉安推官從都御史王守仁平宸濠有功遷大理寺副偕廷臣伏闕爭大禮下獄廷杖累遷右副都御史廵撫江西歷兩京戸部侍郎出督漕運進尚書好學敦行誼歷官著清操與杲皆黜不以罪時論惜之

潘潢字薦叔婺源人有文學内行修潔舉正德十六年進士除樂清知縣遷戸部主事調禮部嘉靖六年與修明倫大典改吏部忤尚書桂萼復調禮部進郎

中擢福建提學副使嚴立規條講明正學歷吏部左
侍郎二十八年代戛邦謨爲戶部尚書成國公朱希
忠提督團營疏言營馬額十二萬四千近因芻豆缺
供遂致減額請增發帑銀潢奏國初宣德以前戛秋
皆牧於草場又採青爲春冬計未嘗費芻豆雖正統
間邊疆多事亦止給兩月頻年祖制盡壞歲支已至
十八萬今希忠復請宜勿從帝納其議往時太倉銀
庫歲入十每存二三及是府庫匱竭而各邊增兵設
戍餉不已其明年潢因延綏巡撫請益餉取詔旨
集廷臣議長策乃議言國初諸邊軍衛給餉則取之

民屯田養馬則取之芻牧歲有常供未嘗告乏邇者民逋日多軍屯漸廢本源既竭末流從之宜下巡按御史督逋欠補屯軍耑以民屯二粮開中鹽引及諸色稅課濟邊不有非常蠲貸毋奏請帑金時大學士嚴嵩素銜潢守正議上嵩謂無裨邊計請再議潢更列七事以聞卒不稱旨調南京工部尋就改吏部兵部三十二年河南賊師尚詔作亂將犯鳳陽潢已遣兵防禦而言官賀涇金豪等交劾潢遂罷歸潢居常恂恂言若不能出諸口及當官議事人莫能撓居父母喪三年不御酒肉與族祖兵部侍郎琢族父總督

侍郎旦工部尚書鑑同時都顯位有名蹟世稱望族鑑正德三年進士雅厲節操勤於吏事嘗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討平西蕃深溝諸蠻盛有威惠卒謚襄敏

孫應奎字文宿洛陽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章丘知縣嘉靖四年入爲兵科給事中張璁桂蕚杨國應奎首疏論劾略言輔臣之任必忠厚鯁亮純白堅定者乃足當之今大學士楊一清雖練達國體而雅性尚通難以獨任張璁學博性偏傷於自恃猶飭厲功名當抑其過而用之至於桂蕚以梟雄桀驁之資作威

福納財賄阻抑氣節私比黨與勢侵六宮氣制言路天下莫不怨憤特陛下未察耳乞鑒別三臣賢否以定用舍疏入帝大感悟慰留一清而戒諭璁萼備至既而同官王準陸粲繼劾之兩人竟罷相準粲亦下吏遠謫以應奎首發其奸不罪也尋以延綏大饑請令老弱不能徙者官給之粟軍有馬者移他府就食入秋遣還戶部以為便從之未幾劾吏部尚書方獻夫用人不計年資惟私姻黨衰老如洗光獻夫友也卑陋如彭澤獻夫親也乃今日推光明日推澤恐自此倖進日多而守己之士將坐絀矣帝頗納其言令

光改用獻夫力稱二人賢援汪鋐爲助且言澤以議
禮故爲羣情所忌帝遂留光詔應奎議延綏巡撫李
如圭久疾不去應奎劾罷之又言近海内饑饉盜賊
公行府庫空虛民生憔悴而京師工役方興未已請
酌緩急暫行撤罷於是頗有所停減再遷户科左給
事中行人薛侃以建言忤旨下廷訊詞連張璁應奎
與同官曹忭趙揖璁令避且上疏言狀帝怒下之詔
獄尋釋還職十一年大計天下庶官時王準請冒民
典史汪鋐爲璁等修郤誣以不謹而黜之應奎不平
抗章乞復準官治鋐黨附欺罔罪章下吏部尚書王

瓊璁黨也亦言準當黜乃謫應奎高平縣丞屢遷湖廣副使督採大木坐累復逮赴詔獄得釋歷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召理院事遷戶部侍郎二十九年進尚書時京師新中寇塞上羽書旁午徵兵集餉度支告匱天子方高居不視事大臣議事少不當意輒譴讓譴責隨其後應奎於時拮据支吾不得已乃為加派之計自北方諸府暨廣西貴州外其他量地貧富悉增之期事寧即止於是驟增銀一百十五萬有奇而蘇州一府乃八萬五千御史郭仁吳人也詰應奎請減之應奎不從仁遂劾奏且罪應奎疏辨帝以仁

不當私屬竟謂之外既而國用猶不足應奎上言今歲所入止二百萬四諸邊費至六百餘萬近一切取財之法行之已盡而匱絀猶故請令諸曹所隸官吏儒士廚役校卒悉汰其冗者而臣部一歲出入贏縮之數亦綜其大綱列籍進御使百司庶府咸知爲國惜財帝報可三十一年正月命應奎條上京邊備用芻粮之數應奎言自臣入部至今計正稅加賦餘鹽五百餘萬外他所搜括又四百餘萬而所出自諸邊年例二百八十萬外新增二百四十五萬有奇修邊賑濟諸役又八百餘萬帝以耗費過多疑有侵冒於

是分遣科道官往諸還覈實而給事中徐公遴尋劾應奎粗疎自用遂改南京工部尚書踰年就移戶部又三年致仕歸卒應奎初爲諫官屢犯權貴矯然以風節自厲晚官計曹值時多故一切爲苟且計功名頗損於初有與應奎同姓名且同爲給事者餘姚人字文卿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擢禮科給事中惡汪鋐恣橫執疏暴其奸忤旨下詔獄已復杖於闕下謫華亭縣丞然鋐亦竟罷去由是兩孫給諫之名並震於朝廷累官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踰年罷歸應奎受學於同縣王守仁爲人剛直自遂爲山東布政時

有扱開膠萊河之議者應奎力言不可議竟寢常入
覲與吏部尚言爭官屬賢否無所屈時稱其亮直
方鈍字仲敏巴陵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華亭知縣
嘉靖初徵授御史鈍爲人誠樸直諒而才足有爲兩
按河南山東並著風裁擢大理丞進少卿歷兩京戶
部侍郎三十一年帝將用韓士英爲戶部尚書爲言
官劾罷乃以鈍代之時承俺荅入犯之後諸邊驟增
餉銀至三百餘萬國用日詘而邊臣猶請給不已鈍
知其有乾没惡之每邊臣陳請多執不與已而上言
天下歲入京庫銀僅二百萬兩有奇中外用度胥此

仰給比來有因時暫增而遂沿爲常例者如修邊銀自十九年後增至八十餘萬客兵銀自二十九年後增至二百餘萬是也有遞年增益而遂倍於常額者如京營馬料歲支本色折色各二十餘萬諸邊年例歲增募軍調軍至一百餘萬是也有因循日久而不可省者如錦衣衛將士月支米至四萬石光祿寺廚役月支至六千石京營諸軍歲支米至三百十萬石是也歲入不增於前而歲出日加於後可不爲寒心哉況今江浙患倭川貴採木山陜歲荒勢不得不蠲臧則二百餘萬之額尚憂不足而京庫所儲不及四

十萬諸邊年例尚欠八十萬度支之匱未有甚於斯時者請陛下博訪廷臣爲百年無弊之計報可尋又上言宣大二鎮軍餉歲至二百五十萬兩自足養兵數十萬據前大同巡撫王忬奏見兵八萬八千餘人而昨追賊山西止一萬三千人而已宣府巡撫劉廷臣奏見兵八萬有奇而每遇出戰合奇遊兵不過三千而已然則諸鎮之兵固多虛籍且亦有所養非所用者可不嚴勅邊臣力加撙節爲國家計久遠哉帝深然其言是時經費既不足而帝又用財無藝土木禱祀賞賚歲出不貲每以夜半出片紙有所徵取計

臣無敢延俄頃者由是國計益匱鈍憂懼不知所出
會大同右衛被圍當大發帑金濟餉鈍乃條上七事
大抵苟且應變計帝責其不足副急鈍謝罪已而尚
書吳鵬給事中趙鍇御史李承華等應詔陳理財策
鈍議行其二十九事益纖屑傷大體帝覽之頗不悅
以事迫但罷其二事餘悉從之鈍掌戶部七年當公
私交罄多頭會箕斂之術然其居官無他過而大學
士嚴嵩素銜其不附己因帝方責鈍乘間言天下財
本無窮稍一會計數百萬可立致領司計者不爲國
忠謀耳帝入其言手詔改南京用鈍遂乞骸骨歸鈍

寡嗜慾薄世味尤嚴取予故人有餽遺者輒蹙額曰汝不任職我不能庇汝賂我何為或曰書一帙耳則曰我自入仕惟讀大明律何暇讀他書終不納一日會食戶部歎曰邊臣增餉不已實半入要津私橐奈何左侍郎吳嘉會嘗撫薊州曰某當日無是事鈍曰公為邊撫三遷官三蔭子若無是事恐不得今日嘉會大慚其質直多此類隆慶萬曆時兩賜存問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吳山字曰靜高安人嘉靖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累官禮部左侍郎入西苑供奉青詞三十五年改吏

部尋代王用賓爲禮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保山與嚴嵩仝籍江西而守正不阿附嵩子世蕃見山漸登用欲與爲婚姻介大學士李本爲酒飲山酒未行方奕本以手掩局曰公知此酒何意山曰不知也本以情告山佯驚曰吾老人也安從產女乎世蕃不悅而罷帝知山賢一日問嵩吏部侍郎郭朴久任不當尚書耶且曩時閣臣固有四人蓋欲相山而以朴代也山子聞之以告曰上意乃爾大人亦須一揖首輔山叱曰豎子吾肯以一揖博宰相耶嵩竟寢阻之有朱隆禧者以順天府丞考察罷官因獻方術得加禮部

侍郎及卒請卹山執不與僉都御史唐順之卒於軍總督胡宗憲疏具以死勤事請加優卹山曰順之全歸官下何名死事亦不與故輔嚴嵩繼妻曷寡及老其孫有客於嚴氏者奏請旌表山謂宰臣命婦生受殊封守節分也何事特旌徐階過於西内亦揖山而爲之言山正色曰相公豈廛閣老夫人再醮耶階默然而罷會試自二十九年以後舉子多懷挾待售至三十八年言者請嚴搜檢如鄉試山曰鄉會二試體自不同會試之士歌鹿鳴而來祖宗待之甚厚故防之亦輕柰何自我壞先朝法寧士負朝廷不可朝廷

負士卒不從時裕景二邸並建國本未定中外危疑
三十九年冬帝忽諭禮部具景王之國儀嵩知帝故
未有意出王時激於郭希顏之疏欲覘人心使人諷
山留王山曰中外望此久矣幸有命可復阻耶立具
儀奏之帝雖不悅亦無以罪也已王竟之國司禮監
黃錦嘗竊語山曰公他日去國得爲編氓幸矣山愕
然問故因言景王之國實非帝意聞者益爲山危之
山不顧也明年二月朔日當食是日微陰曆官言日
食不見即同不食帝以爲天眷甚嵩自西直走人
趣部急上賀侍郎袁煒亦爲言山仰首曰日方虧將

誰欺即仍捄護如常儀禮畢具報帝大怒山引罪帝曰爾守禮不必引罪禮科安在今對狀給事中李東華等震懼劾山并請與同罪帝曰君事天如臣事君不感君恩國典不容也山謂寧盡已誠不可失正是矣然不敬天意責直沽名亦不可也東華停俸餘各奪半年已而嵩言罪在部臣不當專責言官帝乃貰東華等命姑識山罪吏科梁夢龍等見帝怒山甚恐以不言獲罪又惡專劾山無以塞衆議乃并吏部尚書吳鵬劾之詔鵬致仕山冠帶閒住天下皆惜山而深快鵬之去云穆宗即位召山爲南京禮部尚書堅

辭不赴卒贈少保謚文端山直亮方嚴動必以正時西苑諸臣多以青詞貴顯不藉是取寵者山與程文德而已

賈應春字東陽真定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南陽知縣遷和州知州入爲刑部郎中歷知潞安開封二府皆能其官遷陝西副使未赴爲巡按河南御史陳蕙所劾吏部以應春歷年並書上考即蕙亦稱其勤恕疑之請下所司覈實詔兩人並解官候勘已所司白其誣蕙坐貶應春亦謫山東鹽運同知由漢陽知府復遷陝西副使進右參政寧羌賊起會兵討平之遷

按察使左右布政使皆在陝西三十年就拜右副都
御史巡撫其地時採銀商洛間不得則横派礦甲礦
夫民大擾織造絨褐費鉅且工不易成應春皆拜疏
祈免三十二年進兵部右侍郎總督三邊軍務時俺
答諸部強盛歲擾邊應春上言諸邊間諜不通每賊
入寇莫測所向我則無所不備致兵分勢孤往往失
事夫賊將内犯必聚衆治器腊肉飼馬傳箭祭旗其
形先露而華人被掠者間亦臨邊傳報頗有左驗使
邊臣加意撫勞厚以官賞令密行偵候我得專力為
備視漫然分兵散守者功相千百也請自今定為賞

格探報得實致斬馘百五十級者官指揮賞千金下此遁殺則人樂自効而賊之情實無不得矣帝立從之其秋賊大入延綏縱横千餘里殺掠五千餘人應春督諸將邀擊且擣其巢獲首功二百四十以捷聞而巡按御史吉澄極言敗狀詔給事中王正國往勘還言二人奏皆不妄帝竟録應春功官其一子明年以宣大總督蘓祐衰老傳諭輔臣令致仕而命應春代之俄以秋防將届代者江東未至令仍舊任八月套賊數萬人屯寧夏山後先遣騎五百餘入掠總兵官姜應熊令將士固守紅井以綴賊而密遣精兵出

賊後薄其營賊大驚亂官軍奮擊斬首百四十餘級進應春右都御史逾月賊别部寇永昌西寧者為守將所破而番人乘機亦寇鎮羌總兵官王繼祖掩擊斬獲多並賜應春銀幣三十五年賊五千騎犯環慶都督袁正破走之俄復數萬騎西寇莊涼守將設伏邀擊斬首一百二十再予應春一子官應春在鎮數歲營築邊垣萬一千八百餘丈以花馬池閒田二萬頃給軍屯墾邊人賴焉徵拜南京戶部尚書論邊垣功進秩一等旋召為刑部尚書未幾改戶部時國用不足而四方輸賦多不及額應春以為言因命徵不

及七分者所司毋遷官漕政弛廢運艘多逋負亦以應春言重其罰由是人知奉職應春歷久所至慷慨任事有能聲居戶部歲餘致仕去卒贈太子少保鄭曉字窒甫海鹽人嘉靖元年舉鄉試第一遂登進士博洽多聞尤諳本朝典故既授職方主事日披閱故牘遂盡知天下阨塞士馬虛實彊弱之數尚書金獻民屬撰次九邊圖志人爭傳寫以伏闕爭大禮下獄廷杖大同兵變上疏極言不可赦張孚敬柄政器曉欲改寘翰林及言路曉皆不應父憂歸久之不起許讚爲吏部尚書以曉賢請之吏部歷考功郎中憂

言罷相帝惡言官不糾劾詔吏部會都察院考察去留大學士嚴嵩因欲去素所不悅者曉執不從而去喬佑等十三人嵩所厚者多與焉嵩深以爲憾未幾曉調文選嵩欲用刑部郎中趙文華代爲考功曉言於讚曰昔黃禎爲文選調李開先考功兩人皆山東人詔不許今調文華則文選考功皆浙人曉有避位而已讚遂謝嵩嵩欲以子世蕃爲尚寶丞曉曰治中遷知府例也遷尚寶丞無故事嵩益怒尋以推用諭降官周鈇等貶曉和州同知稍遷太僕丞歷南京太常卿三十二年召拜刑部右侍郎俄改兵部兼副都

御史總督漕運時大江南北皆中倭漕艘幾阻曉請發帑金數十萬造戰舸築城堡練兵將積芻糗詔從之先是中國奸民利倭賄多與通通州人顧表者尤桀黠爲倭導以故結營砦皆據要害盡知官兵虛實曉懸重賞捕戮之募鹽徒驍悍者爲兵增設泰州海防副使築瓜洲城廟灣麻洋雲梯諸海口皆增兵設堠遂破倭於通州乘勝追擊連敗之如皋海門既而襲其軍呂泗圍之狼山賊衆數敗前後斬首九百餘賊潰去録功再增秩三賚銀幣時倭寇多中國人曉言武健才諝之徒困無所逞遂甘心作賊倘非國家

廣行網羅使有出身之階恐有如孫恩盧循輩出乎其間禍滋大矣洪武時倭寇近海州縣以高皇帝威靈兼謀臣宿將築城練兵經畧數年猶未乂安乃招漁丁島人鹽徒蜑戶籍爲水軍至數萬人又遣使出海宣布威德久之倭始不爲患今江北雖平而風帆出没倏忽千里倭恃華人爲耳目華人借倭爲爪牙非詳爲區畫後患未易弭也帝頗採納之尋召爲吏部左侍郎遷南京吏部尚書帝以曉知兵改右都御史協理戎政三十七年拜刑部尚書時俺答圍大同右衛急帝命兵部尚書楊博往督宣大師乃以曉攝

兵部曉言今兵事方棘而所簡聽征京軍三萬五千
人乃令執役赴工何以備戰守乞歸之營伍帝立從
之尋還視刑部事當是時嚴嵩勢益熾屢誅鋤異已
曉素不善嵩至是益相牴牾其時大獄如總督王忬
以失律中允郭希顔以言事曉並予輕比而嵩則置
重典南都叛卒周山等殺侍郎黄懋官海寇王直通
倭爲亂曉置重典而嵩故寬假之惟巡撫阮鶚總督
楊順御史路楷以嵩曲庇曉不能盡法議者猶譏其
失出焉故事在京軍民有訟俱投牒通政司送法司
問斷諸司有應鞫者亦叅送法司無有自決遣者其

後諸司不復遵守獄訟紛拏曉奏宜循故事帝報許於是刑部聞捕因畿輔而巡按御史鄭存仁謂訟當自下而上不得越訴撫州縣法司有追取毋輙發曉聞率侍郎趙大佑傅頤守故事爭之存仁亦據律執奏章俱下都察院會刑科平議議未上曉復疏辨嵩激帝怒切讓遂落曉職侍郎亦貶兩秩曉通經術厲廉隅甚負時望爲權貴所扼志不盡行既歸角巾布衣與鄉里父老游處見者不知其貴人也既卒子履淳等頌曉禦倭功於朝詔復職隆慶初贈太子少保謚端簡履淳字叔初嘉靖四十年進士除刑部主事

遷尚寶丞隆慶三年冬疏言頃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害洊臻臣等當慟哭流涕於殿庭陛下亦當卧薪嘗膽於宵旰也夫饑寒迫身易爲衣食嗸嗸赤子聖主之所以爲資若不及今定國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内者適足以資他人矣今之最急莫如用賢陛下御極以來恭默三禩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豫防之策乎竊慮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牖之功宫闈違脱珥之規朝陛拂同舟之義四奏蒙譴補牘奚從内

批徑出封還何自紀綱廢於因循風俗流成玩惕功罪罔核文案徒繁閣寺潛爲厲階善類漸以短氣言涉宮府肆撓多端梗在私門堅持不破童牛羸豕無先事之圖社鼠城狐有難施之計患豈在明前車不遠萬衆惶惶皆謂羣小侮常明良疎隔自開關以來未有若是而可以求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爲小故之所淆弘濬哲以任君子勿爲僻昵之所惑移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痌瘝分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蠻裔爲關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援用陸樹聲石星之流嘉納殷士儋翁大立諸疏經史講

進日親無倦臣民章奏與所司面相可否萬幾之裁
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囬天開泰計無
踰於此疏入帝大怒杖之百繫刑部獄數月刑科舒
化等以爲言乃釋爲民神宗立起光禄少卿卒
趙炳然字子晦劍州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除新喻知
縣徵拜御史二十四年與給事中李文進覈宣大山
西兵餉劾前後督撫樊繼祖監司楊鋭指揮馮世彪
等一百七十七人侵冒罪坐譴有差條上備邊十二
事歷按雲南浙江擢大理寺丞進少卿尋改右僉都
御史巡撫湖廣進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四十一年

浙江福建總督胡宗憲下獄詔罷總督毋設大學士
徐階以浙江寇亂甫平請設巡撫綏輯遂進炳然兵
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往任之浙民罹兵燹久又
值宗憲汰侈之後提編加派財匱力絀炳然廉潔率
下悉更諸政令不便者仍奏減軍需之半民皆尸祝
之明年福建巡撫游震得請浙兵勦賊詔發義烏精
兵一萬命副總兵戚繼光將之以往仍諭炳然協力
應勦炳然言福建所以致亂者由將吏撫馭無術民
變爲兵兵變爲盜其由來漸也今又驅浙之兵以赴
閩之急竊懼浙之復爲閩也請令一意團練土著使

人各爲用家自爲守急則兵緩則農然後聚散兩有
所歸即不得已而召募亦必先本土後隣壤庶無醸
成禍本又條上防海八事中言獲松浙江水師皆統
於總兵駐定海陸師皆統於副總兵駐金山衛並受
總督節制今督府既革則已別爲二鎮彼此牽制不
得調發請畫地分轄各兼水陸軍務俱報可其年四
月繼光破賊平海餘寇流入浙江官軍迎戰於連嶼
陸橋石坪斬首百餘級新倭復犯石坪將士乘勝追
擊殲之炳然以赴援督勦功再賜金幣進右都御史
兼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又明年給事中辛自修劾

罷戎政都御史李燧請擇素知兵者代之乃召炳然
爲兵部尚書協理戎政踰年詔兼右都御史總督宣
大山西軍務劾大同總兵官姜應熊罷之條列防邊
事宜又以新平平遠保平三堡密邇宣府舊屬大同
天成相去六十里孤懸塞外限隔崇山寇騎時出侵
擾猝難赴援奏添設叅將別爲一營詔皆如所請已
而寇自萬全右衛入至丁寧水峪總兵官馬芳與大
同山西總兵官孫吳董一奎合兵禦之寇遁去復被
賚尋召還部考滿加太子少保炳然歷官中外三十
餘年清勤練達所至有聲績隆慶初以病乞休去卒

贈太子太保謚恭襄

論曰世廟時司度支者如梁材公忠直諒世鮮其儔矣若王杲力阻安平之乞潘潢不從成國之請抑又其次焉應奎鈍應春皆盛有丰裁而功名或損則當時主計之爲難也紀持議侃侃實有老成之風友璣志學期雍應祥潤炳然俱官尚書未久罕得盡其力用即曉明於法比而志亦弗伸惟吳山據禮守正毅然其終不可奪則夫子之所稱剛者其庶幾夫